

繁華都市房價逼人 白領大學生嘆無奈

香港10萬低收入民眾蝸居「籠屋」，曾引起國際社會廣泛關注。聚集了近五百萬外來人口的廣州，也因為連年來房價高企租金上漲，許多租客容身租金低廉的廣式「籠屋」。本報記者經過多月採訪發現，無論是地處廣州黃金地段的CBD（中央商務區），還是偏遠的郊區，「籠屋」無處不在，這類以床位或箱式單間為主的「籠屋」，每日租金從6元至30元不等。據不完全統計，廣州的籠屋有逾萬個，居住者更是高達數十萬之多。入住者包括白領、「蟻族」（大學畢業生低收入的人群體）、農民工等。

香港文匯報記者 敖敏輝、鄧保羅



在廣州城中村或者城郊，建有一些格子狀的平房，每間約5至6平方米。因為水電齊全，月租僅需300到400元，許多到廣州謀生的人都藏身於此。

10平米擠四口 月無剩餘

廣州鶴洞大橋周邊，這樣的格子房蜿蜒100多米長。楊梅生一家三代四口，在不足10平方米的方格子裡已住了數年。

楊梅生和妻子阿蓉在海珠區一家服裝銷售店做店員，兩個人每月的收入加在一起，大約有5,000元。之所以選擇如此偏僻的住所，一方面廣州的房租太貴，另一方面是為了方便兒子在鶴洞大橋附近上學。

「在市區上幼兒園，每個月要700多元，這是一個沉重的負擔。」楊梅生說，兒子就讀的私立幼兒園，其實並不算十分正規，若教育部門查下來，很難辦下去。他表示，「一家4口人吃穿住行，每個月花銷在3,000元左右，基本上每個月不可能有存餘的。」

為了照顧孩子，孩子的外婆去年也來廣州和他們一起住。現在，一家四口三代人，就容身其間，月租金450元。由於格子房子正好在一棵大樹下，室內的採光極差。即使白天也要亮着燈。除了床、幾條長凳，和一些簡單的電器，兩個人在裡面轉身都比

較困難。

今年32歲的楊梅生說，老家村裡人都說他在大城市工作，又把丈母娘接過去住，常被同鄉誇「混得不錯」。每次，他都欲辯還休，「也許是好面子吧，小孩和丈母娘跟着我們吃苦，說出去臉上掛不住。」

人流雜亂 時有偷盜鬥毆

和楊梅生同屬「80後」，25歲的小曾卻有着不同的人生軌跡。小曾來自貴州，3年前畢業於當地的一所本科院校，專業是市場營銷。

小曾說，大學畢業後，父母希望他在家鄉考公務員，但他希望出來闖一闖。2010年過完年，他來到廣州。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中型超市做理貨員，工資是2,300元。做了2個月，他發現做的工作僅僅是整理貨架商品，完全是體力活，且枯燥無味，和所學專業完全不同。拿了兩個月試用期工資後，他選擇了辭職。這期間，他曾和同事合租過一套小房子，分攤下來，每人每月要700多元。扣除最基本的生活開支，要繼續租住下去，必定難以為繼。除了流落街頭，入住「籠屋」就成了他絕無僅有的選擇。

「雖然在大學宿舍也是幾個同學住一間的，但是相比之下，籠屋畢竟人多雜亂，居住環境相差很多。」小曾說，在籠屋裡他丟過手機，被偷過錢，也因為瑣事被同居一室的人毆打過。儘管如此，因付不起更高的房租，他一直在不同的籠屋中輾轉。

為了生計，小曾做過各種工作。最近，剛剛從一家瓷磚銷售店辭職的他，又陷入繼續找工作的低潮裡了。儘管，現在每天都疲憊地在籠屋和招聘市場之間穿梭。小曾說，目前還不算回家鄉工作，希望能在珠三角闖出一片屬於自己的天地。

籠屋內擠滿了互不相識的人。 敖敏輝 攝



楊梅生一家擠在不足10平方米的空間內。 敖敏輝 攝

遍佈市中心 底層做「櫃族」

身居小屋 心懷大夢

20歲的阿暉是廣東江門人，畢業於一所中專學校。和大多數嚮往一線大城市的同齡人一樣，阿暉畢業之後便來到廣州找工作。他在廣州的第一站便是位於南方人才市場附近的一個籠屋。目前，和他一起租住這個房子的，還有另外16個陌生室友。這個位於一棟老式板樓8樓的房子，是阿暉在網上找到的。雖然屋內略顯破舊，並散發出一股因多人聚集而生發的一種怪霉味，家電也不齊全，但他住得很安心。

「年輕人出來闖，不吃點苦是不行的，你看哪個大企業家在年輕的時候不是過過苦日子。」阿暉說，住籠屋是生活所迫，也是成長所需。阿暉目前

前在一家電纜銷售公司做推銷專員，每天的工作就是發展新客戶，聯絡老客戶。為了獲得更多的客戶資源，他每天都在外面跑，是公司最勤快的業務員。

熬夜苦讀 以書作枕

每天10點多，室友都早早洗完澡，或看電視或玩遊戲，阿暉才回到屋內。洗刷完畢後，他喜歡找室友聊天。「我社會經驗還不足，希望多與別人溝通，結交朋友，積累說話技巧。」阿暉說，他有一個很大的夢想，希望今後像史玉柱一樣，成為銷售界的大腕級人物，或者至少是高級銷售經理。

在阿暉窄窄的硬鋪床位上，兩摞厚厚的書籍擠佔了很大一塊地方，除了一兩本都市故事類型的書，幾乎都是營銷方面的。每天睡覺前，阿暉都會至少花半個小時時間看書。晚上12點，多數室友已經睡下，他床頭的小吊燈還亮着。因床上擺放的書籍太多，他就乾脆把書當作枕頭。「別看我現在住着籠屋，但它裝着我的夢想。」

雖然身在籠屋，阿暉卻懷抱著遠大理想。 敖敏輝 攝

環境惡劣 半夜出逃

天河區崗頂一帶是廣州數碼產品交易中心，這裡活躍着大量的年輕打工者。在附近的龍口東路，因為有熟人引薦，記者順利入住了一套由三房一廳改造而成的「籠屋」。

當晚10點左右，記者留意到屋內已經有8人。對於新來的租客，他們大多漠不關心。在小孔的熱情介紹下，其中有3個租客分別跟記者簡單打了個招呼，記者也藉機跟他們聊了起來。

來自安徽的張小林是電腦城的銷售員，他所知道的16個室友中有男有女，有8個人是在找工作或實習的大學生，6個人做電子產品銷售，兩個是酒吧服務生。還有兩個人，因為從不和別人交談，他也弄不清楚他們在廣州做什麼。

被褥酸臭 人聲嘈雜

因為空間小，人卻多，不管是呆在房間自己的床鋪上，還是在客廳的公共空間裡，濃烈的汗味混合着煙草

味，總讓人覺得呼吸不暢。到夜裡十二點半了，洗手間裡流水的聲音一直未斷。晚回來的人在洗澡，看電視的人似乎仍未有睡意。無人可以交談，記者遂合衣在上鋪躺了下來，被褥浸透出半酸半霉的氣味，加上外面的嘈雜聲，始終無法入眠。

凌晨1點，多數人已睡下，屋內鼾聲四起，偶爾能聽到有人隔着被子打電話。到了凌晨兩點多，又有兩個人回來，洗澡、洗衣的流水聲音再次響起。

凌晨3時，始終未散去的煙味，加上被褥散發的怪味，記者輾轉反側仍無法入夢，於是在凌晨3點半，選擇悄然離去。

工地上附近的櫃式籠屋。 敖敏輝 攝



廣州荔灣區鶴洞大橋一帶成排的方格屋。 敖敏輝 攝



籠屋廣泛分布於市中心的老式小區。 敖敏輝 攝

記者在採訪時發現，廣州中心六區，均有這種籠屋，而較為集中的地帶，則主要在體育中心、員村、客村、獵德、崗頂等地，其中，以天河員村最為集中。據悉，籠屋的形式並不局限於小區出租房，還至少包括其他兩種，一種是箱式籠屋，一種是居民自建小單間。前者是由集裝箱改造而成，一般住一人或夫妻，可用於出租，日租金在10元以內，亦可出售，價格在1至2萬元。而後者主要集中在城市郊區，一般為村民自行搭建，用於營收，月租金在150至500元之間。

知情人士透露，早在3年前廣州便出現箱式籠屋，當時零星分布於郊區工地上，客人主要為一些建築工人。近年，這種籠屋大量出現，並由專門公司操作，略成氣候，去年以來更有進軍中心城區的趨勢。按照這位人士的指引，記者果然在廣州流花

無管理無統計

據悉，這種籠屋的客人主要是一些打零工的工地工人，也包括拾荒人員。租住村民組建單間的人，除了工地工人，也包括在穗打工或做小生意的外省農民工。

三種籠屋，居住不同的租客，但普遍是低收入群體，出於這個城市的底層。這些籠屋都存在於地下市場，官方既無管理更無統計，因此究竟有多少人在這樣的籠屋中居住，無確切數字。從多位中介人員介紹的數據看，這個群體在5萬至50萬之間。但有一點他們均認同，隨着房價和租金的高漲，廣州的籠屋數量會越來越多，這個行業潛力巨大。

籠屋人多雜亂，許多人仍會無奈入住。圖為居住在狹窄房間內的一名年輕女士。 鄧保羅 攝



穗數十萬人 棲身籠屋